

曹旭 主编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玄言诗研究

杨合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曹
旭
主
编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玄言诗研究

杨合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玄言诗研究/曹旭主编,杨合林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4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5-5756-1

I. ①玄… II. ①曹… ②杨… III. ①古典诗歌—文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1909 号

校对人员:王怡玮等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

玄言诗研究

曹 旭 主编

杨合林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5 插页 4 字数 325,000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978-7-5325-5756-1

I · 2271 定价:40.00 元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总序

曹 旭

六朝，是金粉东南的符号；六朝，是诗性文化的象征。

六朝，如异色的花，以建康为中心的蕊，绽放出东吴、东晋，然后宋、齐、梁、陈地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开了四百年到隋唐。

所以，有人就以“六朝”指代“魏晋南北朝”，忽略地域，而用时间概念；本《丛书》所称“六朝”，即为其例。因为“魏晋南北朝”虽然全面，但称呼起来太麻烦，不如“六朝”二字简约、灵便，像六朝小品一般隽永。也可以说，这四百年的文化历史，“魏晋南北朝”是其正名，“六朝”就是别称吧。

我想重绘六朝的历史地图，浏览文学金粉剥落的壁画，参加曹氏父子的公宴，让所有充满个性的魏晋人物走出《世说新语》；在筑了又圮、圮了又筑的建康城墙下驰马。

文学，也是一株植物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有自己的呼吸和生命。中国文学，便是这样一个鲜活充沛的生命体；人和文学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史。

先秦是文学的萌芽。人和文学的关系，是无忧无虑、两小无猜的孩童时代，一切都在美丽的朦胧之中。

两汉有了自主意识，知道要好看，有文采，便想方设法地打扮自己，头上戴的，身上穿的，以装饰为美，过分为美，弄得金翠满眼，珠光宝气，汉赋就是例子。

2·玄言诗研究

六朝文学变成青年。模样更俊俏，眼角更分明，人与文学开始初恋。骑马的时候，采莲的时候，宴饮的时候，赠答的时候，觉醒的时代，觉醒的人，懂得了诗、赋、文学和他自己生命的关系。

唐代是人和诗歌举行婚礼的时代。文学变成新郎、新娘。凡是读过唐诗的人，都目睹了婚礼壮观的场景。看到恢宏的气势，听到震撼的军鼓，沸天的歌吹；诗人如云，众星拱月，李白、杜甫坐在当中，饮酒、掀髯、谈诗。

宋诗是人与文学婚后的回忆。越回忆，越理性；越回忆，细节越多，越清晰难忘，耐得起咀嚼，苦茶一般有味道。

元、明、清诗是人与文学婚后的一大堆杂事：生孩子，做家务，洗尿布；那是一个夫妻吵架、邻里纠纷的时代；虽有绝妙好诗，但各种各样的诗观，各种各样的诗说，各执一词的理论更多。

人的一生有很多阶段，精彩纷呈。但初恋仍然是大多数人生命里最甜蜜，最痛苦，也是最难忘的时期。这就是六朝文学的特点——

曹刘公宴，阮籍咏怀，陆机拟古，潘岳悼亡，左思咏史，郭璞游仙，孙、许玄言，陶潜田园，二谢山水，永明声律，梁、陈宫体。

那是一个活着的时候唱“挽歌”，暂住几天要“种竹”；路走到尽头会“恸哭”，择婿之美在“坦腹”的时代。在政治松懈、道德涣散、人性张扬的社会里，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到处可以遇到“礼岂为吾辈设”的狷介，“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执著，喜欢喝酒、服药、行散，“乘兴而往”、“兴尽而返”的真率。

那时候，一切都朦朦胧胧地隔着距离：文、笔、札和文学

隔着距离，情、事、意和语言隔着距离，声调和诗律隔着距离，玄言清谈和审美隔着距离，人体美学和诗学隔着距离。正因为有这些距离，文学才变得陌生，变得妙不可言。

在六朝诗歌探险的小路上，布满歪歪斜斜的脚印，不确定的因素，有时会往后退。在前面举火把的人每每会问：

现在的诗歌，是言志，还是缘情？是感物，还是体道？现在的风气，是人物品评，还是诗歌品评？

一切都在摸索，一切都在试验，一切都是“初体验”，所有的类型写作都是“第一次”。

初恋的六朝，虽然为唐代的婚礼做准备，但恋爱本身也是目的。可以说，六朝初恋的诗美，有时比唐代结婚仪式上感受的还要多。

从文学的内部看，文学是“人学”，也是“情学”。中国文学在不同的时代，“情”和不同的美学因子结合，演变出不同的文学特征。

先秦两汉是“情”和“志”的结合，成为“情志”，或称“志”，所谓“诗言志”。六朝是“情”与“性”结合，所谓“吟咏性情”。唐代是“情”与“景”结合，唐诗最大的好处是情景交融，境生象外。宋代是“情”与“理”结合，因为“情理”而有宋调。至元、明、清，“情”与“趣”结合，“情趣”是小品的神髓。但我以为，“情”和“性”，是人生命里最本质的东西。

时代发展，文学相衔：六朝播种，唐代收获。

从李白那么深情地赞美谢朓，赞美鲍照，把自己看成是他们的继承人，就可以知道唐人和六朝人的关系。唐宋许多风俗习惯的形成，都是对六朝既定生活的继承；在唐宋诗词里被虚拟化的典故，不少都是两晋人真实的故事。唐朝人刘禹锡

4·玄言诗研究

说：“行到南朝征战地，古来名将尽为神。”隔着时间，六朝人的真实生活，被虚拟成唐朝人的精神财富。

宋代的理性与两晋异中有同，苏东坡的才无施不可和知识分子气，喜欢居有竹，都受东晋王子猷的影响。如写精神不可一日无寄托，夜间找朋友晤谈，苏东坡言简意赅的《记承天寺夜游》，让人有点破生活的震撼；而出了四个成语的《世说新语》王子猷“雪夜访戴”，则形神超越，成为中国文学中的逸品。

在两篇类似的小品里，苏东坡是“随缘”，王子猷是“任诞”。如果说，宋人的“随缘”，是情的“内敛”，那么，六朝的“任诞”，便是情的“外拓”。宋人的精神，与六百年前的两晋遥遥相接。

在中国思想史上，六朝的魏晋与战国、晚明、五四都是思想大爆发的时代，中国的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学、中国人的文化精神，都在这些时代得到涅槃。文学的火凤凰，也在六朝翩翩起舞，美轮美奂。

文学是感情的结晶，活的生命。文学研究，应该是“特殊的”科学的研究，除了像研究历史、哲学那样靠文献和理论，还要凭感觉，要感情投入。以前说文、史、哲不分家，那是就文化生态说的。具体研究的时候，应该与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有所区别。

区别在于，研究文学，既要有研究历史、哲学的“理性判断”，同时要倾注人的“感性判断”；除了要进行“价值判断”、“历史判断”和传统的“以意逆志”，更应该“以心传心”，用生命去体验，去领悟，去感觉，这是文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缺少“感性判断”的研究，把文学与历史、哲学、天文学、

地理学等同起来的研究，是把活文学弄“死”，意义丧失大半的研究。

由此想到，二十世纪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法”。他们为文学研究拓疆开域，引领向上的一路，树立楷模而与日月共辉。但是，“二重证据法”也好，“诗史互证法”也好，还都不是文学研究的最后目的。

在“二重证据法”、“诗史互证法”以后，把文学的每一首诗，每一首词，每一篇文章都当成活的生命体，以“感性判断”介入“理性判断”，让“审美判断”联手“历史判断”，让它们共同参与，互相诘难，最后趋于一致，得出全面的结论，应该是二十一世纪文学研究中重要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虽然文学研究都要用生命去体验、领悟和感觉，以心传心，但不同时代的文学，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命色彩，要有不同的体悟和感觉。六朝文学研究，要把握六朝人的情绪，感受六朝性灵的脉搏，找回人与文学、人与诗歌初恋时新鲜的感觉。

于是，想编一本刊物叫《六朝》。

刊物没有编成，却编成了《六朝文学研究丛书》。用的正是这样的性情，这样的体悟，这样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

《丛书》的作者，多数是我的学生。这些著作，基本上是他们的博士论文修订而成的。

我和学生一起读书。每年秋高气爽的九月，我们的学术团队里就会多几个“素心人”，于是，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日夕探讨，如切如磋，生活成了诗意的栖息。

在六朝文学研究领域，我有许多想做的题目，没有时间做，他们做了；有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解决了。

6·玄言诗研究

现在，博士忽成行，俨然敬师执。这令我感到快乐，并使我领悟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六朝文学研究风云际会，国际、国内有很多卓有建树的大方之家。而本《丛书》的作者，则是俊彦之士，后来之秀，是渴望驱驰，渴望在学术上建功立业的年轻人。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六朝文学研究，将会出现望路争驱、风靡云蒸的局面。

感谢上海古籍出版社，愿意出版这套《丛书》；感谢赵昌平、王兴康先生，特别是具体负责的高克勤、曹明纲先生，为这些年轻的新锐，提供了驰骋的平川。

相信，《丛书》中的任何一本，都有六朝特色——人和文学“初恋”的悸动——一种六朝文学风流的“初体验”。

2005年5月于上海樱园梦雨轩

引　　言

《老子》有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是魏晋人的存在之思，玄言诗是思与诗的一次邂逅。诉诸感官的艺术和诉诸理性的哲思相互交涉、融贯，自玄言诗始。但对于文学史上这一意义深远的事件，人们显然是过于低估甚至是误解了。

何谓玄言诗？它起于何时、终于何处？它的样态如何？与田园、山水诗的关系如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又是如何？带着一连串的问号，我开始了相关探索。首先是“史”，披寻《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世说新语》等相关史料。再是“文”，通览举凡自汉魏至刘宋保存下来的当时人所写的各种文章。最后自然是“诗”，反复甄别、咀嚼、推寻之。同时编了《玄言诗系年》，迈出了探究的初步。

玄言诗经历了发端、发展、兴盛和终结四个阶段。它起于正始，何晏、阮籍的诗在意象和主旨上都呈现出玄言的倾向。嵇康直陈玄理的先河，并将玄学的清虚之境引向虚无缥缈的仙界。嵇喜则反其道而行之，尝试将玄学的超越境界导向“水滨兰渚”，因而成为“兰亭诸诗之祖”，实际也是山水诗的不祧之祖。

西晋是玄言诗的发展期。钟嵘提出的“永嘉平淡之体”诗史概念，实际涵盖了与“元康之放”一道兴起的整个西晋玄言诗。后世论家所批评的玄言诗，基本上都是以“永嘉平淡之体”为靶子的。西晋前、后期的诗坛，分属于“太康体”和“永嘉平淡之体”。玄言诗在西晋是由隐之显、由低迷转复

兴的。

东晋是玄言诗的兴盛期。玄学不仅是士人立身的基本原则,也是当时通行的政治指导思想,玄言诗能够笼盖东晋一代,关键在此。东晋百年的诗坛,“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玄言始终是其中一以贯之的主线。刘琨的咏怀、郭璞的游仙、袁宏的咏史,莫不与玄言相关。咏物和玄言的媾合,立象尽意表现手法的运用,更直接地孕育了田园诗和山水诗。

玄言诗终结于晋宋之际,具体地说是终结于陶渊明和谢灵运。陶、谢之后,玄言诗的主旨和写法就此消失了,连同风行了近二百年的名士风流一起消失了。如果说玄学与玄言诗依然有存在,那也只是作为一种精神传统的存在了。玄言诗的终结,不单是指它的终止,实还指它的完成。自正始之始(240)至元嘉之中(433,谢灵运卒),玄言诗走过了近二百年历程。

玄言诗是魏晋士人体玄悟道的一种方式。玄言诗的主题由老庄的话头到抽象的玄理,再到玄远幽邃之思,正见出玄学之主体悟和言说方式的层层转进和不断深入。因体悟方式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可将玄言诗分为直陈玄理和立象尽意两大类型。直陈玄理从玄学的“辨名析理”而来,立象尽意则来自玄学的“寄言出意”。直陈玄理有对玄理的“隔”与“不隔”之别,立象尽意有象、意“未融”与“已融”之分。

何以明直陈玄理和立象尽意?直陈玄理是言以尽意,言尽意尽;立象尽意是因象生意,言以立象,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宁神静泊,损有崇无。”(温峤)是直陈玄理。“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郭璞)是立象尽意。一篇之中,也有直陈玄理和立象尽意之别。“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

尔，心远地自偏”是直陈玄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是立象尽意。

何以分玄理的隔与不隔？隔是落入理障，不隔是道出理趣。“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咏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却“沈沦名利”、“有出无处”（嵇含），便是隔。师心独悟，发明奇趣，身体之，力行之，便是不隔。“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王羲之），“即事如已高，何必升华嵩”（陶渊明）自是不隔。

何以别象、意的未融与已融？山水自山水，玄理自玄理，便是未融。玄理意味从山水中来，玄思之于山水，如盐之在水，无迹可寻，方是已融。“门不容宾，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匪远，可以长久”（湛方生）即是未融。“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湛方生）即是已融。

梳理和勾画玄言诗的历史流程，分辨不同类型的玄言诗，有助于我们对它作出充分认识和准确评价。玄言诗是以玄学思维方式表现玄学主旨和审美风格的一种诗歌类型。它“以平淡之词，寓精微之理”，一改《诗》、《骚》言志缘情、比兴寄托的创作传统；在文学功能上则以“自悟悟人”与“自娱娱人”变化了传统的“教化”说和“发愤”说，因而在文学史上别具一格、卓然树立。

玄言诗是流动的，它由前期向后期的演化，实为直陈玄理向立象尽意的思维和表现方式的转进。思维和表现方式的变化带来了诗歌主题的变化，玄言诗的主旨有玄学义理和玄学意趣之别。演绎玄学义理是哲学概念或思想的韵语化，而玄

学意趣则是从仰观俯察、游目骋怀中体悟而出。直接地推演玄理，使诗近于哲学语录，这是“诗”的丧失。以立象尽意的方式表出玄学意趣却是诗的新变。它在表现手法上充实并提高了传统的比兴手法，在主题上加入了“形而上质”，这是“诗”的提升。主旨和表现方式的不同，又带来了审美风格上的“寡味”和“至味”之别。直陈玄理的玄言诗“淡乎寡味”，而立象尽意的玄言诗却是“平淡中有至味”。从此之后，运思于诗成为中国诗歌的一个基本品格，一种美学要求。

由此可知，传统诗论中所指的“平典似道德论”、“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主要是西晋玄言诗，是“永嘉平淡之体”，这些诗多是直陈玄理，并与玄理相隔的。这种诗东晋仍有存在，直到谢灵运笔下还有出现，但这只是玄言诗的一种。

玄言诗以其“体道澹泊”与建安诗歌的“主气慷慨”、太康诗歌的“缘情绮靡”构成了魏晋诗风的三大流别。陶渊明和谢灵运身处三大流别之下，左右逢源，兼收并蓄，但根本上还是属于“体道澹泊”的一派。陶、谢都是玄学中人，他们的做派乃至人生道路都是名士的。田园诗和山水诗实为玄言诗的直接成果和最后的完成。田园、山水本是陶、谢的体道之所和尽意之象，后来却各立山头，成为宗派了。

陶、谢的诗却又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远非题材上的田园与山水之别。其不同首先是“玄理”上的隔与不隔。陶渊明之言理，常有一种透彻之悟，其所得之“乾道变化之旨”，是从田园耕凿一段忧勤中来。而谢灵运之于理，却不免有隔膜之感。谢灵运思想上有许多矛盾，一直摇摆于儒、道、释之间。陶渊明则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自有其笃定之性。由此而有“景”上的隔与不隔。陶是全身心地进入到田园，以至于化入田园。

而谢之于山水，虽是如影随形，却始终未免于“外在”，山水一直是他并力所向的对象。陶渊明在很多时候都已经忘记了田园是他的所在，而谢灵运始终不曾忘记山水是他的所在。陶渊明并不曾要将田园展示给人看，而谢灵运总是试图将山水展示给人看。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是“为己”的，而谢灵运的遁入山水总不免有“为人”的痕迹。陶渊明已融身于“自然”，而谢灵运只是在走近“自然”的途中。因为此，陶渊明的诗要更趋于玄学意味，更趋于象、意圆融，也更趋于“平淡中有至味”。

中国哲学本就具有诗性气质，中国诗歌也含有哲理意味，但二者毕竟是质性不同的两种东西，是各行其道、分别展开的。到玄言诗，思与诗才形成合流之势，并由外在的交涉转变为内在的融贯，陶诗无疑是这种融贯的典范。正因为此，陶渊明是诗人，同时又是“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

玄言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甚为特别，这种特别不仅是因为它本身的异质异态，更是由此种异质异态带来的中国诗歌品质的变化。玄言诗是玄学作用于诗的结果，同时也是诗由言志缘情向体玄悟道的展开和推扩，这才有了中国文学史上思与诗的邂逅、交流和融合。从此之后，诗的言说与思的言说联为一体、不可离析了。玄言诗所言之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理，而是存在之思、形上之思，是一种宇宙意识和生命情怀。这赋予了诗以新的内核，从而大大提升了诗歌的审美品质。“思”和传统诗歌中的“志”、“情”不同，因为它是关乎存在，属于形而上的。此种思与诗中原有之志、情起初是相互排斥的，玄言诗由直陈玄理转向立象尽意，实亦可看作是思与志、情之间矛盾的化解。通过立象尽意，思与志、情融会贯通

6·玄言诗研究

起来,思的言说和诗的言说合二为一了。同时,思也由直接呈显变而转为深藏不露、含蕴不尽,从批评家的立场看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用诗人的话说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个“意”显然是包含甚或是直接指向思的。

由此不能不说到玄言诗与艺术意境的关系。意境虽在中国早期艺术中即已存在,但它在理论和创作上的自觉却是魏晋的事,具体地说是玄学和玄言诗时代的事。意象是意境构成的基本元素,它作为文艺概念是由刘勰正式提出的,而要追溯这一概念的来源和背景,则不能不联系到玄学和玄言诗。玄学从理论上深化和完善了先秦哲人的“言意之辩”,玄言诗则从实践的层面为它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依据。至此,先秦哲人探究的“天意”、“圣意”转变为关乎天人之际的玄远之思,神秘的“卦爻象”演化为各种人间世相,并聚集为田园、山水之象。田园、山水既具有日常生活的属性(俗世的),又具有自然的属性(超俗的),因而最能生发和表现出存在的玄远之思。从此,田园、山水成了最具意味的形式,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艺术的风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如果说老、庄之道通于艺术精神,玄学则在高扬此种精神的基础之上,以立象尽意的方式开拓了艺术意境。东晋艺术的累累硕果——王羲之父子的字、戴逵的雕塑、顾恺之的画、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都可以联系艺术意境的生成来解释和说明。名理的逻辑推演变为艺术的体悟方式,哲学方法上的“言意之辩”演化为艺术表现上的“立象尽意”,抽象的哲学概念转化为鲜活的艺术形象,都是与玄言诗分不开的。玄言诗无疑是艺术意境生成最重要的试验场,它引领并带动了中国艺术领域发生的此一深刻变化。玄言诗的玄远之思不仅关乎

唐诗的意境和韵味，其哲理性和平淡性更是宋诗的直接范本。

玄学和玄言诗开启了中国艺术的一个崭新时代。中国艺术的流变在东晋发生的转折，东晋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特殊地位，只有通过玄学和玄言诗才可以作出充分的说明。传统诗论和文学史中不仅对玄言诗的认识和评价存在诸多片面之处，对其在中国文化艺术史的意义也缺乏应有的领会。

目 录

《六朝文学研究丛书》总序	曹 旭 1
引言.....	1
第一章 玄言诗接受与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至十九世纪末.....	2
第二节 二十世纪初至八十年代中期	10
第三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18
第二章 玄言诗的定义与特征	24
第一节 玄言诗的定义	24
第二节 玄言诗的特征	36
第三章 玄言诗的历史流程	54
第一节 正始：玄言诗的发端	54
第二节 西晋：玄言诗的发展	72
第三节 东晋：玄言诗的兴盛	88
第四节 晋宋之际：玄言诗的终结	113
第四章 玄言诗与魏晋文化思潮之关系.....	133
第一节 玄言诗与玄学.....	134
第二节 玄言诗与道教.....	151
第三节 玄言诗与佛教.....	167
第五章 玄言诗的创作方式和审美功能.....	186
第一节 玄言诗的创作方式.....	186
第二节 玄言诗的审美功能.....	197